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九

雜紀二

月巖王會圖說在周子故里西八里許有山巍聳中為崖洞東西兩門可通往來望之如城闕當洞之中而虛其頂自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就中望之則又如月之望隨行進退盈虧異狀故呼為月巖學者奇之以為太極呈象若河之圖洛之書

會於周子之道未必因月巖而得但此山不生於他而生於周子故里則謂之太極洞也亦宜因刻其崖曰太極洞洞高可四五十丈寛可容數千人中有濂溪書堂盛夏無暑隆冬不寒奇石峭壁如走猫相逐如伏犀俯顧如鼅鼄蹣跚如鳳翺翔如龍蛇蜿蜒如石液凝注望之如滴西壁有竇石笋矗立如入定僧在龕又有一竇深闇不可入飛鳥之音行人之聲經其中如奏笙簧誠天造奇觀也

峴山張蓋三水小牘安定郡有峴陽峯峯上有池若雨則雲起其中若車蓋然故里諺曰峴山張蓋雨滂沱

冒嶺武昌縣境嶺麓有冒姓者夫婦俱為善一夜忽夢神人告以其鄉將陷令急徙居覺而異之旦即偕夫婦去其鄉至冒嶺遇老人即所夢者指以地遂家焉其鄉果陷武昌縣志

呂公洞張舜民南遷錄江夏呂公洞前有軍巡夜逢

三人衣冠甚古遺黄金數片擕歸光彩煥發官覺收
之則皆化爲石命藏之軍資庫
風井盛弘之荆州記宜都佷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
尺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風出入之時吹拂
左右常淨暑月經之凛然有衣裘想袁山松云夏則
風出冬則風入春分則静余往觀之其時四月中去
穴數丈須史寒慄言至六月中尤不可當往人有冬
過者置笠穴中風吸之經日還步陽溪得其笠則知

潛通矣

大江丹鉛録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嶲州合大波河穿邊界十山以會之至敘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内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

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黄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畧計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

也

按江源不一一出番南大積石山與黄河分脊經西番過雪山闗由會川至金沙此最遠源也一出雲南之滇池由東川會金沙一瀘水起㭬道過都司趨會川一沫水起邛部會馬湖合烏思烏蒙滇池等水同金沙趨叙府會蜀江一濊水起納溪會青衣一青衣水起白狗會濊水趨嘉定入蜀江一蜀江起松潘大分水嶺歴成都至嘉定會濊水至

敘府與馬湖金沙等大會至瀘州會沱水至重慶
會巴水至酆都會潘水至夔州入峽至夷陵出峽
始成大江禹貢所稱止松潘一源也
漢水丹鉛錄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
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
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導漾自嶓冢山逕梁洋
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
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

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

按書嶓冢導漾在梁州金牛縣地理志在利路大安軍今漢中寧羌嶓冢東漢水源鞏昌秦州嶓冢西漢水源其源皆起内地距塞甚遠非若江河穿塞而入也

洞庭湖五代史唐莊宗滅梁馬殷遣子希範修貢京師莊宗問洞庭湖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

馬爾

人灘水經江水逕狼尾灘而歷人灘袁山松曰二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激峭南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嶔崟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鬚髮皆具

新生洲風土記丁晉公南遷還岳陽見江西新生洲云此洲後當有真人臨此皇祐二年英宗以團練使鎮岳州及登寶位果符其說

釣洲述異記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釣於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陂邊有范蠡石牀石硯鉆鉾范蠡宅在湖中多桑紵英果有海杏大如拳若年楸

桃花源宋景壁劇談錄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自晉宋來由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唯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為占淵明言劉子驥聞

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即劉驎之子驥其字也南陽人好遊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大類桃源事

峽山泉峽山口有泉方廣五六尺深半之其水清冽每當除夕亥子之交泉忽涸及元旦子初沸湧如常

荊州志

菊潭十道記荊州菊潭其源旁芳菊被涯滋液極甘馨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二三百中壽百餘其七八十者猶以為夭

鐵井在鐵佛寺明正統間泉忽湧得汲器有鐵樹宮宇相傳井通南昌江夏志

鬼田鄖陽府竹山縣有地二頃不生樹木惟有茅茨每歲清明日祭而燎之預卜歲之豐歉草盡即豐舊

志

長圻墩黄岡縣西五里土名長圻墩有老圃蓄一瓜最巨將獻豪門偶丐者穿籬入竊食之老圃持鋤擊丐死即瘞其地明年産瓜延蔓内一瓜大如斗會令購瓜衆謂其瓜最大獻而剖之漿皆赤血令大驚曰其種必異掘見根出死人口中訊具丐者死狀老圃遂伏法黄岡志

石塔信豐有石塔高九層而無影影見則災舊志

韶石酉陽雜俎荆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闕名曰韶石晉永和中有飛仙衣冠如雪各憩一石旬日而去

峽石有士子於漢江峽石阻風吟詩曰上得上峽口秋來風雨多久未之續空中忽云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建隆初有人泊舟巴峽夜聞人詠曰秋逕填黃葉懸崖露草根猿聲一叫斷客淚數重痕通宵凡吟百遍荆州志

卧石酉陽雜俎荆州永豐縣東鄉里有卧石長九尺

六寸其形如人體青黄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而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
石人茶陵雲陽山紫微峯瀑布泉畔有石人長六尺四肢柔潤宛類天成髮長七尺如今之石髮也道士張玄同嘗叩之曰汝何人也石人云秦時玉工也昔因小過得罪遂逃此化為石舊志
女化石王韶始興記桂陽貞女峽相傳秦世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一女化為石形高七尺狀如女子

望夫石世說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傳云晉有貞婦其夫從役攜弱子餞送此山立望化而為石

石匣文獻通考荆南高從誨鑿池於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扃鐍甚固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啟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即歇及建隆中從誨孫繼沖入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

烏山石函酉陽雜俎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

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旁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小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飛來石船衡岳名峯七十有二祝融稱首近祝融之前為芙蓉峯其巔有巨石廣丈餘袤三倍之以崎石抵兩腋若挾脅而行下虛一竇可通往來名曰飛來

船順治庚寅七月南陽彭而述遊此題曰此物飛來

曾當飛去歘然風雨不知所處次年辛卯三月十二

日晡時風雨大作雷霆怒號夜半小沙彌見緋衣人

無數次早飛來船頓去莫知所之道人胡碧陽拾得

雷楔一枚長四寸濶一寸六分似鐵非鐵似石非石

其上腦亦毀去少許事載南岳紀異詩文表彰者甚

衆

息石隨州醫士蔡士寧常寶一息石其色紫光如丹

砍有纒細之紋重於金錫其上有兩三竅以細筏㓨之出赤屑心狂熱者服少許即定其斤兩歳息故曰息石舊志

古冢礜石異苑王粲在荆州從劉表登鄣山見一岡不生草木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氣蒸於外故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礜石滿塋仲宣博聞强記皆此類也

石鼈雲仙湘潭記高郢夜課於豐亭忽見一鼈在案

上視之石也郢巽其事取千題散置楮中祝令銜之石鼈舉頭得沙洲獨烏賦其年果以是題首選

江陵貢院宋嘉熈元年命荆湖制置司於江陵别立貢院取荆門軍復郡士别差官混試用十二郡元額混取以優之荆州志

白雪樓郢州白雪樓素多題詠一日郡守倅燕集是樓方命坐客賦詩時劉太傅賔以恙羈置是郡不得預會遂使人持詩以獻才致蕭散盡江山之勝一座

為之閣箋詩曰江上樓高十二梯梯梯登遍與雲齊人從别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寒色不堪長黯黯秋光無奈更淒淒欄干曲盡愁無盡水正東流日正西舊志

山寒亭荆門軍玉泉山寒亭過客多題詠獨有一篇云朔風凜凜雪漫漫未是寒亭分外寒六月火雲天不雨請君來此凭欄干舊志

舜陵古杉舜陵有古杉十五左十一連理而三者一

連理而二者二各植者四右四連理而二者一各植者二圍可八尺稍次亦六七尺高可三百尺勢俱參天先是凡十六寧遠以修孔廟伐其一伐之日風雷震動聲聞數十里工師奔仆欲絶永州志

赤塘冬青樹岳武穆董師過茶陵之赤塘向有冬青樹大數尺横生梗道過者難之武穆師至之夕忽自植立舊志

荔枝樹三楚文獻録黄岡進士奚世亮為延平守值

倭寇陷城力戰而死遺骸於旗亭其後子孫屢有舉於鄉者聞遺事倭入閩見荔枝樹則折以為薪次旗亭有一紅衣女子抱樹而哭甚哀曰但殺我無伐吾樹倭憐而去樹遂存倭亦隨解至今呼旗亭荔枝為紅娘云核如丁香小肉甚甘美說者以亮死賊之氣所留也

楓人南方草木狀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癭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

巫取之作述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

風子王神寧遠風子王神其生或附於木或托藤菜

如疣贅突出面貌類人然產處必有蜂蛇環衛人不

敢近狎以汚穢塗之則雷雨暴作必淨洗而後止祈

求者須巫作法斷截以歸始以調藥繼以敲朴終以

楂斧而後應不知其何祥永州志

斑竹述異記湘水去岸三十許里有相思宫望帝臺

舜南巡不返殁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

追之不及相思慟哭淚下沾竹文悉為之斑斑然

孫竹荆州圖襄陽剪山下有孫竹三年而生一笋笋

成代謝常如一

合歡橘太平廣記開元末江陵進乳甘橘上種蓬萊

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頒賜大

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持玩曰此果似知人意朕

與卿所以合歡

青草槐酉陽雜俎龍陽縣裨牛山有青草槐叢生高

尺餘花若金燈仲夏發花一本云迄千秋

萍實說苑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至舟中昭王怪之使使問孔子子曰此名萍實吉祥也惟霸者能獲之孔子歸弟子問焉子曰異時兒童之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之應也

捲旗花湖賊楊么為岳飛所破兵皆散捲旗播野後遍地生花如捲旗之狀因名岳州志

樹頭花宋胥偃應舉時夢徐將軍斬下頭項作詩云

昔作樹頭花今為冢中骨以為不祥明年徐奭榜第一人及第舊志

御賜牡丹洪武間耒陽鄭漢以儒士任本縣訓導永樂四年復召起以老病辭許致仕賜並頭牡丹一本如是歲花盛則邑中科目多衡州志

石榴郢石城山腰有石榴一株常歲不實每於秋闈之年結一實必發一人多寡不爽其數邑士每占之以為鄉試驗鍾祥志

桃痕黄鵠磯石上有桃痕俗傳呂仙假賣桃以驗衆售桃者弟云歸遺穉子無及父母者呂感怹擲桃於石而去其痕存江夏志

仙桃酉陽雜俎桃出郴州蘇躭仙壇有人至心祈之輒落壇上或至五六顆形似石塊赤黄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飲之愈衆疾尤治邪氣

桃核扇酉陽雜俎水部員外郎杜涉常見江淮市人以桃核扇量米正容一升言於九疑山溪中得

蒼雲春秋文曜鉤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軫而蹲太史唐勒以葭灰遺於地乃更滅拂之其蒼雲爲之半滅又遺灰乃盡去之故曰唐史之策上滅蒼雲

天樂仙傳明皇時道士申泰芝遇異人告以九疑山舊有天樂一部歲久化爲五野猪郡人捕之又化爲五古器泰芝往求果得之扣之音律相和遂進於朝

呂仙笛元鄭璧呂仙亭記橘齋史右丞夙病痛痼初

至館樓上夢仙拭面而瘤脫既覺往謁呂仙亭物色

如所見平章呼喇岱夫人闊們倫氏患頭風日夜望

仙禱祈已而聞笛聲皆曰仙笛也公曰仙有靈當再

聞及夜笛聲起牆外自是夫人起居如初

柳播永樂中祈陽鄉張志高妻申氏夫亡守志朝夕

誦老子經不食有足物唯啖魚蔬而已已酉清明日

忽雷電震爍雲霧晝晦俄神堂中紅光照耀少開霽

見龕前懸一蔕三縷白物長三尺博一寸光澤温潤

如水桐肉有道士見之曰此天上柳旛也天將以旌善人懸之垂四十餘年如新撓之不折永州志

軟幛松窗雜記唐進士趙顔於畫工處得軟幛圖一婦人甚麗顔曰如可令生願納為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名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顔如其言婦果下幛言笑飲食如常踰年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真真泣曰妾南岳仙也為人畫形君又見

呼既不奪君願今忽疑妄不可更住攜其子即上軟幛嘔出前所飲百家酒睹其幛唯添一子

岳州圖夷堅續志周必大在京師茶店見紙畫岳州圖譙樓上十二時牌亦時時自換此神仙之筆也

厭水符董仲永之子嘗遊安鄉縣以縣苦水患書符於石上立於東南隅云可厭水已而果符其言有不信者掘地窮其趾愈掘愈深趾不可見水患復興岳州志

央字宋熙寧中柳應辰判永州維舟浯溪夜有水怪登舟應辰書一央字於其手詰旦字見崖端因紀詩云浯溪石怪大江邊心記閒將此處鐫向後有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巳而石震復書䨺字於石以鎮之其怪遂滅永州志

木石押字柳應辰知道州軍事夜坐讀書有物引手入䆫柳援筆押字於其手而去明日見於州治後古槐上遂伐之虞廟前江邊多巨石其下潭水甚深崖

穴中有水怪人多溺死者柳因謁廟識之作大書押字於石上字高三尺廣二尺信宿風雨冥晦雷電大作霹靂中巨石兩折逾數日有獘黿浮出妖患遂止州人鐫應辰押字以記今名雷劈石永州志

荆劍淮南子荆有佽非者得寶劍於干隊渡江中流兩蛟夾繞其船佽非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也不可刧而奪也此江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奚有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

子聞之曰夫善除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

飛精龍城録長安任中宣家素蓄寶鏡謂之飛精識

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

陰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

宣南渡洞庭風濤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

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

中宣因問姓氏但笑而不答持鏡而去夢回亟視篋

中已失所在

魚腹鏡江行雜録元相國鎮江夏嘗秋登黄鶴樓望沅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使人往覘之棹小舟直至光所問漁者云適獲一鯉攜歸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一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既磨瑩遂常有光輝公寳之納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

古鏡仇池筆記元豐中東坡自齊安過古黄州獲一鏡其背銘曰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鑄為鏡清明而光左龍右虎輔之兩傍其字如菽大篆欵甚精妙白

陽疑白水之陽其銅黒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皆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雙鯽郴州支邑村民圃地昔之仕宦故宅基其畔有池水泓澄常見雙鯽比翼而嬉經數嵗無他鱗民投網取之不可得後澤竭於泥内獲一銅盆中鑄兩魚形與向見者不異注水撥剌如前舊志

塔珠寧遠白土塔頂有大珠包以白金冠其上屠者施焉既施不為屠已而復屠一夕雷震白金化為鐵

墜諸地永州志

道州鼎道州西開元觀前江濵甚深宼準謫此嘗升郡譙望水際騰騰有光使人没水求之云有鼎兩耳可通人百方取之不能舉永州志

鐘妖宋熈寧中黄岡新洲化樂寺鑄鐘大五圍高丈許正統間忽從江上飛來城中四大僧迎請不至鐵佛僧永善披衣望拜鐘忽抵岸一擊七宵旦聲不歇當事者以聞命改鑄神器封大將軍鎮九關景泰乙

玄空中鐘鳴又數宵旦鑄鐘代之聲乃止今在寺麈

土中舊志

永慶銅鼓岳陽風土記靈妃廟有銅鼓元豐中永慶莊耕者得之圓口方耳下有方趺皆古篆雲雷文色正青緑形制精巧非近世所能為販置於寺太守李覯用耆舊之說以為陸賈使南越嘗以銅鼓獻廟歲久失之意即此也時又獲銅鐸一枚輦致禮部今藏祕書省

流棺晉書殷仲堪遊於江濵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
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
元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
祥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至是果臨荆
州
秭歸杖宋隨州大洪山李遙嘗殺人亡命踰年至秭
歸市一杖秭歸有被殺者求賊甚急其子見遙杖曰
父物也執之官榜掠備至杖遙實購之者卒莫自明

械送於隨大洪殺人事竟洩伏誅荆州志

諸葛枕客座新聞武岡幕官名武孟者太倉人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武孟怪而碎之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為諸葛武侯雞鳴枕也

彗柄尉繚子昔楚將軍子正與齊戰未合夜彗星出柄在齊所在勝不可擊子正曰彗何知以彗鬭者固

倒而勝焉明與齊人戰大破之

敗驕丈獻通考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屩自聚於道千寶以為敗屩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為亂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倡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龍隄東安唐遜未第時家貧自拾薪汲水以養母嘗假館城中一日負米歸見江中有物宛如大隄雲横近視之鱗甲燦然歸語母母曰此必龍也兒見之其

當第乎果於秋闈獲雋時洪武丙子科也永州志

龍鬬陶鄧祁陽人遊吳中舟行忽雙鯉戲溪上跨觀之旁一父老曰此龍也行且鬬君宜亟去去百步許雷大震岸圮水抜溺二十餘艘鄧舟獨完永州志

龍窩郢之河西三尖山澗壑險僻或曰鬼谷子劉洞也萬歷中有江右孫翁龍溪來居之其子六人皆以龍名人莫測其際一日人見一老翁自稱上林老李氷姿鶴氅手執鐵如意揮少年四人童子四人徑往

孫處是夜雷雨大作平原水湧八尺向之所謂孫宅僅見龍窟十四自是分降甘霖故相傳爲龍窩港云

鍾祥志

白龍叟澧州龍潭寺唐睦州黃明遠居此善誦度人經每晚有一叟來聽及問姓名輒不見一日叟跪告曰吾橫山瀑水洞白龍也有過見責上帝藉托宅西小池一年矣旦夕荷君經功令得解脫復歸故洞明年當大旱有符篆一道以酬君德依此祈禱當得感

應次年果旱明遠設壇祝禱持符篆往洞取水遂得大雨是夕夢叟謂曰今歲天旱上帝勑閉江河溪洞吾昨於官陂堰取水以應君求毋再瀆也明旦視堰果涸小池尚存水極清冷夏月生金蓮花可供玩賞

岳州志

小龍鐵圍山叢談崇寧中發運使上計小龍出淮水大漕焚香祝之願與王諧上計入覲天子龍即舉身入香匳中遂擕至都輦先以示魯公得奏聞天子異

之取大琉璃合貯龍為親加封識焉降付都門外小
龍祠中已復變化去大觀末魯公謫東南舟行始抵
汴口小龍出迸政和壬辰魯公在錢塘居鳳山之下
私第小龍忽出佛堂中及魯公貶嶺外㮣傔從行至
江陵憩渚宮之沙頭龍復出見魯公為之涕下感念
龍神乃不忘恩舊若此
龍駒元至正末施州人黃氏牧一牝馬忽雲霧晦㝠
溪中有物蜿蜒而出與馬交後得一駒異常馬時明

王珍據蜀黄氏謀以獻至溪西數里雷電大作馬乃騰去踏處皆陷如溪荆州志

馬化龍正德間廣濟藍瓏家産駒似龍超騰逺道惟一老僕御之尋聞於朝令老僕御馬赴京師至黄河化為龍而去並老僕俱失所在廣濟志

象報唐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卧其足下有搓人為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掾土得象牙數十以報岳州志

郢州虎虎苑景定間郢州村民一姊一弟偕樵常日姊樵歸爨弟樵鬻薪養母一日負薪歸虎逐弟登木爪其裾姊拏虎尾呼曰虎食我無食弟弟死母誰養虎回視置之而去

貙人化虎搜神記漢江之域貙人能化為虎長沙居民作檻捕虎檻發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坐檻中民問君何以入此亭長怒曰昨被縣召夜避雨誤入急出我民曰君見召當有文書即出

懷中召文於是出之尋視之化為虎而走或云貙虎化為人好著紫葛衣其足無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貙

保正犢宋房州房陵民李政為保正頑猾健訟侵奪大產官司莫能治淳熙中暴亡其家水牸當日産一犢頷下黒白毛相間成保正李政四字了了可識每見妻子輒淚下甫半年為虎所噬骨肉皆盡惟四字連皮獨存舊志

青鹿異聞録呂誨為御史直言正色傾動朝野以言

事出知蘄州與安州士朱明復雅相善神宗立復知
諫院劾王安石罷知德安府一日燕坐見一碧衣云
上帝南遊炎洲命子隨行糾正羣仙炎洲苦熱賜公
清涼丹一粒吞之若氷雪下咽尋卒又數年明復舉
進士及第自湖北渡湖江道見吏卒數百人前導次
見誨跨玉角青鹿左右皆青衣童子明復前謁拜問
曰公何之公其已仙乎誨笑曰吾侍上帝南遊不得
敘衷曲口占一篇爲别

義鹿萬歴間荆門學中畜二鹿牡者病牝者相依喘息不食及牡斃悲鳴而絶夫鹿稱聚麀其義若此安陸府志

馴狐永州瀧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先鳴鄒浩將至而狐鳴寺僧出迎浩怪之僧以狐鳴為言浩詩云步入山來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底事先知得隔夜飛鳴報老禪永州志

黄蒼南史張彪傳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為梁

將拒陳文帝於會稽彪敗走唯常所養一犬名黄蒼在彪前後未嘗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幷圖其妻彪眠未覺黄蒼驚吠刼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刼殺彪黄蒼號呌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彪既殯黄蒼俯伏冢間號呌不肯離

犬嚙宋寧遠縣民畜一犬甚恩一日主人跣足坐堊堂犬忽嚙其履置諸門主人訝而逐之復嚙而前再

逐再前既里許乃止及回顧則其家已陷矣永州志

狡兔鐵腸畀苑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為劍

鴈媒明時應山有字鴈媒者杳寘沙渚羣鴈聞其聲而至則掩取之三年矣一日日中疋鴈哀鳴而下與媒交糾其項併死之字者遂不復弋舊志

附書燕開元天寶遺事長安女紹蘭適巨商任宗為賈湘中數年不歸蘭睹梁燕而語之曰我聞燕自海

東來往必徑由於湘中欲憑爾附書於壻言訖淚下燕頡頏若有所諾復問曰爾若允當泊我懷燕遂棲膝上蘭以詩繫足云一自去重湖臨牕泣血書慇懃憑燕翼寄與薄情夫宗時在荆州忽燕泊於肩解足書視之感泣遂歸

姑獲鳥玄中記姑獲鳥夜飛晝隱如鬼神衣羽為飛鳥脫毛為婦人名為天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釣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之以為子人養

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即此兒死荆州為多
龍興寺鳥羽酉陽雜俎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
律力舉石臼好客往來多依之當夜會寺僧十餘設
煎餅二更有巨手被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衆
僧驚散惟惠恪掇煎餅數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
遂極力急挽之魅哀祈聲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
斷乃鳥一羽也明日隨其血蹤出寺西南入溪至一
巖罅而滅惠恪率人發掘乃一坑礐石

應聲蟲永州通判廳軍員毛景得奇疾每語輒有物作聲相應有道人令學誦本草藥名至藍而默遂取藍捩汁飲之少頃嘔出肉塊人形悉具零陵志

元凱蛇精晉書杜預在荆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聲竊視於户止見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黄鱗魚柳宗元爲永州司馬至荆州驛舍夢黄衣婦人曰某之命敗縷之懸風危危將斷且將飄矣君能活之戴恩何可喻也明旦以語荆帥召吏訊之曰前

一日漁夫網得一魚巨而黄鱗爲膳令已斷其首遂命投江中是夕夢前婦人來而亡其首荆州志

皂衣姥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荆湖間家人市一巨鱉而景初未知也夜夢皂衣姥告乞命怪問家人家人曰此必所買鱉也即遣放之已復夢姥來謝舊志

巨蚌岳陽風土記洞庭湖中舊有巨蚌其大如半席深夜側立一殼乘風往來烟波間中吐巨珠與月相

射漁者百計取之終不可得

黿報咸通中岳州有村人涸池取魚獲黿尤倍悉刳其肉載黿版至江陵賣之厚得金帛逮歸忽徧身患瘡痛楚須得大盆貯水舉身投水中乃漸變作黿形逾年肉腐而死岳州志

蟒妖陶侃守長沙德潤門外白鶴觀樓與江外山麓對起山洞有蟒妖夜能吐舌為橋奮鬣為仗豎角為門熠目為炬其聲能為八音每歲七月望夜飛瞰樓

上羽流只為天仙接引以一人齋沐俟舁其徒相率拜送俄至期覩之引弓射中其炬即滅灑血如雨旦跡之巨蟒斃洞中剖其腹皆羽冠人骨岳麓志

荷妖宋着佐者廣西人嘉靖間署學當陽云沙洋市人偶見一舟載人遠來可二三十登岸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駭之而舟人至一大家求食與錢不應即毀凡晝墁與之敵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傷月餘不知所往安陸府志

妖楂吳葛祚為衡陽太守境内有大楂横水為妖百姓為立廟行旅禱祀楂乃沉没否則觸舟壞之祚命具斤斧明日當往伐其夜聞江中洶洶有聲詰旦視之楂移去衡州志

錢化土郟苑晉太元中桂陽臨武徐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即輦著船中須臾悉化成土

金字牌陳英公執中初以右正言謫監永州酒税一日屋楣間見金字牌書僕射廳三字後果至台輔零

陵志

禁報恠異録胡旦為兵部郎中知制誥將獲罪前一日禁中忽報云召對賜鞍馬偵者悉白有值邸吏傳報四方既而詰之虛也並不知所得之自後數日貶

安州行軍司馬

孯米南史甄法崇傳宋永初中法崇為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於時南平繆士通為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

未言坐定云鄉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訢法崇因命口受為詞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為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之

通腸米南楚新聞荆南孫儒之亂斗米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一合一撮謂之通腸米言饑人不可食他物惟煎米飲之可以稍通腸胃

君山酒岳陽風土記庾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美

酒數斗得飲之即不死為神仙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遣欒巴將童男女數十人來求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方朔在旁竊飲之帝大怒將殺之朔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為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

千里酒梁書任昉謂劉杳曰酒有千里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

競渡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

其死所並命舟檝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鳬又曰水車又曰水馬州將及士人悉臨水觀之隋唐嘉話俗五月五日為競渡戲自襄州以南所尚相傳云屈原初沈江之時其鄉人乘江求之意急而爭前後因為此戲賽屈原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

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並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封股趙德恭秦王廷美子雍熙間為衡州防禦使被疾其子承慶封股食之愈舊志

詐廬墓明時瀏陽庠生陳大用與友周金者相濟為惡大用素不孝乃詐為廬墓挾所司以聞自立棹楔表之將豎扁周金疫死柩過其門輿折不行大用恐曰吾不免矣越三日暴死舊志

楚王冢蕭子顯齊書襄陽有盜發古冢傳云是楚王冢獲玉屐玉屏風又得古書青絲簡編

吳芮冢世語黄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磚於臨湘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否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發冢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

雙墓江陵沙市薄暮火發民有郝經者方自外來見火已及舍奔入救母母年八十驚悸不及出遂同死於火又民闕福方醉卧火及妻李氏舍其幼子女負福炎焰中相持莫能動并其子女死焉里人並聞於官知縣徐泮以禮葬於義冢雙表其墓荆州志

女觀山墳輿地志山在夷陵縣北昔有思婦夫官於蜀屢愆歸期登此山絶望憂感而死山木鞠為童枯鄉人哀之因名山爲女觀焉今孫墳尚存山頂

舜廟與苑衡陽山九疑山皆有舜廟每太守修理祀祭潔敬則聞絃歌之聲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縣祠下得笙白玉琯舜時西王母獻

君山廟建昌進士黄鉞言其祖履中無子禱於君山廟夢人以彩籠盛五色鳳三别以筠籠盛一鳥併授之後正室生三子皆擢第妾生一子無所能岳州志

大姥廟水經注武昌記云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於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

姥曰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儀曰天子鹵簿中後屬車施豹尾於道路豹尾之内為省中權事應在此故為立廟

富池廟吳將軍甘寧祠也建炎間巨寇馬進自蘄黃渡江至廟求杯珓欲攻興國神不許至於再三進怒曰不問何珓必屠城乃自取擲墜地不見珓附著門頰上去地數尺進驚懼不敢屠城舊志

長孫無忌廟常建除武昌軍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

導從曰公鎮鄂渚僕所居頽敝非公不葺及至謁長孫無忌廟其像宛夢中見者命新之舊志

武穆廟羅元知鄂州以父汝楫附秦檜成岳武穆獄故不敢入武穆廟久之自念吾故無愧姑往祠之是夕遂卒舊志

木居士廟宋鄭景壁劇談録衡州耒陽縣鼇口寺有唐韓退之所作木居士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已尸祝之矣元豐初邑中旱久不

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蕪子瞻在黄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晩矣後邑人復以木做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張芸叟謫郴州過見之以詩題於壁曰波穿水透本無竒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為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相傳以為口實

方廣寺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

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居民含宇物物可數舊志

南岳廟神南岳志神蓋唐勇士張忭也有盜夜刳神腹方舉及神轉首怒目顧盜盜怖死吳致堯令邑日神語以徙廟吳從之畚土得銅戟三事按忭孝感人忭曾副南霽雲請師於賀蘭進明留而饗之霽雲斷一指示不留忭亦斷一指及死節數日忭見夢家人曰吾得請於帝為南岳司録行人間賞罰未幾進明暴死若震邑志云

雷神成化中寧遠縣婦將娩娠忽一物投産室牀下高尺有五色藍鷹嘴龍爪而膊後有兩翅時雨甚急家人趨而問之巫巫曰雷也適下擊惡物見穢不能起或教以新傘盛之釁數桌爲高臺置雷物於上日數次清穢越三日乃去永州志

竈神彭介湘陰人為柳州刺史中夜庖厨有燈火潛窺之則烏衣朱冠者起揖曰某即竈神時所譴責者

饑餓無主之鬼竊食耳公能春秋臨水祭之無主者

之骨擇土掩之爲德不細公之見吾當有微志急服牛黄以生犀致鼻中即無恙介如其言乃祭餓鬼於水濱葬遺骨於高原介既殁柩歸長沙空中聞泣聲

舊志

五祖老僧趙令衿宣和初赴南康司録過蘄州遊五祖山絶頂白蓮亭夢寢間見一老僧曰君此去至晉州當哭子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母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至黄梅子善忽病越四日死於白湖

驛舊志

菩提大王神姓何諱萬春祖籍江右遷居萬水因家焉貞觀末兵燹頻仍疫癘為災神廣積陰功以救民壽九十餘逝有二載值王師對壘常現像空中手把青旗往來撲救遂獲凱旋事聞勅封護國佑民菩提大王建廟於會城譙樓之西徐惺蒲圻廟碑記

草鞋大王大教場有草鞋大王廟神姓蔣名英本武昌衛世職為人光明瑰偉善騎射以九月初十日生

先一日登高劇飲馳馬於埸馬蹶神斃自是居民向夕即聞操軍放砲聲闻諸都御史乃大閲兵以驗之陣甫列忽白晝如晦風雨驟作軍士皆迷隱聞神索草屨急都院為舉祭乃已上其事勑配六纛之神每當武舉之歲士子相率焚不借以醮神遂沿呼為草鞋大王江夏志

楠木大王黄守盧濬嘗呼舟江上風起舟師頻呼楠木大王問故以妖對濬歸撰文牒水府其畧曰象窮

魍魎轉深鑄鼎之思誠格神明欲下然犀之炤惟川
靈之失綱故令尾大者不掉彼風師亦助虐其與首
惡者何殊仍期三日以木來届期僞詣江上忽一木
自樊口至命縛之登岸時修學宫以為左柱又耳談
載盧守黄誕日假寐夢出一字門織染橋東越數家
有媼饌巳中有餻糕厭飫而反及覺唇吻猶香密令
椽偵之見老媼設俎奠其亡夫餻糕其生所嗜也亡
三十二年公齒與誕日皆同椽還報召媼贈金仍為

經紀其家　黄岡志

黄守盧濬毁淫祠黄州安國寺右有景佑真君廟祀張雎陽郡守盧濬遍毁淫祠是廟亦在廢中忽門皂為神所附索筆題曰皇天生我兮男兒君王用我兮熊羆力拔山兮雷電氣貫日兮虹霓月正明兮拔槍將劍星未落兮擊鼓掀旗擣賊壘兮焚寨臠賊肉兮充饑食馬鼠兮既盡殺妻妾兮心悲為厲鬼兮身披鐵甲為名神兮手執金鎚莫指我為張飛莫指我為張

儀其張巡兮在世與許遠兮同時在東嶽兮押案總督府兮陰司爲蓬萊兮殿直任酆都兮獄推景佑真君兮人間封爵忠烈大夫兮天上官資漫濡毫而染翰俾世人以皆知濬驚異後詰以事應如響由是廟得不毀黄岡志

梯仙國博異志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浚井十餘尺而無水工人捫壁别一天地日月世界署牌曰天石山宫門内兩人皓齒鬒髪金冠跣足問汝

胡為至此工人具陳本末須臾有緋衣傳勅曰以禮遣之門人遂引工至清泉洗浴白泉漱飲甘美似醉行半日有一國城宮室皆金玉城樓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是何處門人曰諸仙初得仙者闗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閬姑射工遂上山䆠尋來路門人曰汝來此頃刻人間數十年矣欲尋舊穴應不可得當奏請通天闗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雲開已在易州北三十里孤

星山頂洞中及出詢隂家時人云已三世矣工人自後不食五穀莫知所在

巖下翁湘中記永和初有採藥衡山者道迷糧盡過息巖下見一老公四五年少對執書告之以饑與其食物如薯蕷指教所去六日至家而不復饑

第一州吳信洛陽人紹興初為武岡尉劇賊曹成跳蹦湖湘間守將黄君興避去信獨誓死捍禦寇廹城呼曰聞黄使君素厚故來取信曰去久矣成曰當爲

君全一城即去黄歸昌為已功受陞賞信幾獲罪後數年為全州清湘尉夢人告曰君守城有隂功子當及第起自東南第一州後官建康見驛壁有詩首云建節東南第一州其子仁傑登科常詣部銓量前兩夕夢入大叢林一僧欣然出曰吾四祖也復見一僧曰吾五祖也明日調官蘄之羅田乃知兩祖寺者在蘄境舊志

回巖客岳陽風土記岳陽樓上有呂先生留題云朝

遊北越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麄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今不見當時墨跡但有石刻耳先生名岩字洞賓河中府人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多遊湘潭鄂岳間或賣紙墨於市以混俗人莫之識也慶歷中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坐事謫守岳陽一日有刺謁云回巖客子京曰此呂洞賓也變易姓名爾召生置酒高談劇飲佯若不知者密令畫工傳其貌既去來日

使人復召之客舍主人曰先生半夜去矣留書以遺

子京視之黙然不知所言何事今岳陽樓傳本狀貎

清俊與俗本特異

青林童子宋太始元年明帝遣沈攸之西伐子勣伐

栅青林山令廣濟地睹一童子甚麗問伐者曰取此

何為答以討賊童子曰下旬當平何勞伐此忽不見

舊志

杜真人元杜雲隱黄陂人洞庭湖廟祝也能知水面

風波與人語輒驗江南湖北肅政廉訪巳延上其事於朝至元十六年十月内勅封普惠廣化真人提調沿江諸廟事舊志

蔣荃字湘崖零陵人正德癸酉舉人出守扶溝以清潔著常遇異人授以奇術遂挈妻偕隱結廬山中曰寄寄窩修煉數年遍遊名山多在天台鴈宕間晚歸貧甚值除夕不能具朝餔乃自吟曰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俱在別人家唯有老夫無計策開窻獨坐看

梅花忽假寐出神語友人王孫蒴服以寤故王孫乃
備物送之方及門而荅始寤其竒幻多類此死之日
有鄉人過於道授以鑰寄其家家人駭之舉棺甚輕
蓋尸解云永州志
景輝不知何許人或曰景清之後也懷宗時從襄漢
遊楚攜一琴夜嘈嘈彈又為詩善飲酒好與文士交
至廣濟望東衝山石錯落遂卜明水為黄斗院以居
乙亥流賊數十人由太湖入宿松歷佩香驛輝先有

書謂其友舒民裕曰二月賊來當毋擾九月須遠避無不如其言嘗以時旱過黄陵洞鼓琴少焉以琴絃繫一石書數字投潭中隱隱見波起久之有龍出大雨四境霑足其爲詩不肯留時人勸之因名曰勸留草書法類懷素後羽化山中當九日至今每年九日山中人攜樽弔之名曰掛瓢會舊志

柳毅娶龍女虞初志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取道涇陽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

問之婦泣曰妾洞庭君少女嫁涇川次子夫婿樂逸為婢僕所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洞庭之陰有大橘樹鄉人謂之社橘舉樹三發當有應者語竟引别東去毅乃訪於洞庭依婦前言俄有武夫出波間引入靈虛殿取書以進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閨窻孺弱遠罹詬害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君驚謂左右曰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曰寡人愛弟也昔為錢塘長今

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之一怒也語未畢而大聲忽發有赤龍長萬丈餘千雷萬霆繳繞其身擘青天飛去俄擁紅粧一人回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乃宴毅於凝碧宮洞庭君弟錢塘君曰涇陽之妻欲求託高義世為實親毅以殺其婿而納其妻於義不可因肅然以謝明日毅辭歸遂娶於張氏張亡又娶韓氏旋亡徙家金陵復娶盧氏經歲餘生一子笑謂毅

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銜君之恩誓必求報洎錢塘
李父論親不從悵望成疾值君累娶不終卜居於此
遂得報君之意開元中相與同歸洞庭莫知其跡
老青衣博異志山人劉方元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
岸古館聞廳西有家口嘯咏之聲一老青衣曰往年
阿郎貶官時令老身常騎偏面騘抱阿荆郎墜損左
膊至今天陰酸痛明日必大雨今阿荆郎官高也不
知知有老身無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

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明旦果兩壁上有詩墨色甚新其詞曰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成灰不堪著視其書則鬼之詩也

平江山魈岳陽風土記王文正公嘗宰平江令宅舊為山魈所據前令不復敢居一日吏或夢見其告者曰宰相至吾當避之如有影響相率而去已而文正下車處正寢無復驚動

逸羣公子甘澤謠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

公子舉進士不第遊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弟駛舟行溺洞庭騸乃水濵痛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忽假寐夢神人謂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嘗為城守方剛讜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一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故賢弟當之茲當遣水工送屍湖上騸驚悟其事遂止尋果獲弟屍於岸是夕夢神謝曰鬼神不長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

為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懷思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
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
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甚嘆異曲終乃寤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一百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左振麟

湖廣通志卷一百二十

雜紀

楚人物世說新語王中郎坦之令伏元度習鑿齒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畧曰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名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

不為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龎公龎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地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黄巾之賊此何如青州耶

介子推說死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

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並二十五人之力力於賁育以治天下與國克矣況荆乎

王業者舊傳字子香漢和帝時為荆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齋素以祈於天地當啟佐愚心無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風大行苛慝不作山無豺狼天子徵之道卒於枝江有二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州境忽然不見百姓共為立碑號曰枝江白虎王君

劉勤謝承後漢書江夏劉勤家貧作屩供食嘗作一量屩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炊熟怪問何所得米妻以實告勤責妻曰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棄不食仕至司徒

蔣琬湘鄉人蜀志蔣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谷利江表傳利本孫權左右給使以謹直為親近監尋拜利都亭侯孫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利令柁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柁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柁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輒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樓船至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不復稱名常呼曰谷

陶侃晉書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每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羅含晉書羅含傳耒陽人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采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藻思日新稱名江左累遷長沙相初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

馬

韓延之安帝時為荆州治中轉平西府録事參軍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兒為翹以示不臣劉氏與司馬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關又奔於魏荆州志

劉季和襄陽記季和性愛香常如厠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虚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為何如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

公欲我退走耶

裴子野為江夏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至墓所哭泣處草為之枯有白兎馴擾其側舊志

張僧繇名畫記梁張僧繇吳人也江陵天皇寺明帝建内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曰門内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頼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毁拆

閻立本隋唐嘉話立本善畫至荆州見張僧繇舊蹟

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牛僧孺幽閒鼓吹丞相牛公應舉知于頔相之奇俊也特詣襄陽求知頔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後忽召客將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之五百受之乎曰擲之於庭而去于公大憾謂賓佐曰某蓋事繁有闕違者立命小將齎絹五百書一函追之小將於界外追及牛公不啓封揖還

葛清酉陽雜俎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嘗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䕺又黄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鏁勝絶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

于襄陽酉陽雜俎于襄陽在鎮時選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悟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

草劉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支逕曰某敝舍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涓涓芹努牙織烏雙飛各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宫空對棠棃花比明至襄州尋訪舉人殯宫存焉

邢和璞酉陽雜俎邢得黄老之道善心算作頼陽書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睹成式見山人鄭訪説崔司馬者寄居荆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卧室北牆有人劚聲命左

右視之覩無所見卧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斵不已牆忽透明如一栗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牆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鍬钁立於穴前崔問之皆曰邢真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工力有頃導騶五去悉平幘朱衣辟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幍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算盡僕為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

馬希範荆湖近事希範作九龍殿刻沈香為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其幞頭展角長丈餘以象龍角諸院王子僕從烜赫文武之道未嘗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

周行逢續世説周鎮西土湖湘兵將積功檢校官至王公者以千數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徐仲雅曰四隣乃亦畏我乎對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隣那得不畏

李載仁三楚新録載仁唐之後也避亂於江陵高季興署觀察推官載仁自負文學嘗為季興見知然為性迂緩一日將赴高從誨召方上馬無何部曲相毆載仁怒命急於廚中取飯並猪肉令相毆者對飡之仍戒曰如敢再犯必當於猪肉中加之酥聞者無不笑之

孫光憲三楚新録成都人高從誨辟為掌書記嘗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謂交親曰

安知獲麟之筆反為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為飽煖家
渚宮二疏宋史咸平初朱昂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昂特延見命坐恩禮甚厚令俟秋涼上道遣中使賜宴於玉津園兩制三館皆預仍詔賦詩餞行縉紳榮之時吳淑贈行詩有漢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之句弟協亦同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疏知府

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仕坊景德四年卒年八十
三門人謚曰正裕先生
二宋厚德録宋庠宋祁應山人少時有僧相曰小宋
他日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僧驚問大宋
曰子丰神頓異如曽活數萬命者庠曰貧儒何力及
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庠俛思良久乃笑而
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吾編竹
橋渡之耳僧曰是也小宋固當首捷子恐不出其下

二宋私語曰妄一歲豈有兩魁乎明年二宋同舉進士及第祁第一庠第十章憲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後人立渡蟻橋識之

宋相郊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諭所親令謂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内喫虀煑飯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虀煑飯是

為甚底舊志

南宫城湘山野錄馮文簡當世始求薦於武昌會小宗者庸謬寡鑒堅欲出落又欲置於末綴時鄂倅南宫城監試當拆封定卷大不平奮臂力爭之以馮冠於鄉版果擢大魁釋褐除荆南倅

歐陽程初名和營道人少貧兄澤為郡史依之傭書賦池亭詩云鑿開幽境泛流萍迴合波間小洞庭寒影倒呑淩漢樹冷光高浴半天星魚翻錦鬣波紋縐

鷺洗霜翎水氣腥昨夜蛟龍怱飛去滿軒風雨震雷霆

郡守知為和作乃名和試之梏架上鶯為題和應聲即

對有不知誰是解縚人之句守異之曰吾為汝解縚何

如遂給傣金遣和充學官弟子赴試路間逢一青衣童

子云以今科省榜走報各處城隍因問道州歐陽和中

否應曰有歐陽程無和和因更名程是年登王世則榜

進士時太平興國八年也仕至屯田員外郎道州志

王韶容軒筆錄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

績醉挽妓不前將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
出爾曹以娛賔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服其
量
寇忠愍準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唐謂
方為郎夕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朝廷
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疆吏報寇入界唐驚
出郊迓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公輔待之且出諸子
羅拜在縣日人皆以寇巴東呼之有野水無人渡孤

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為若得用必濟大川初準赴巴
東舟經查渡灘水急難上俄聞水中人語準視之有
人裸體為挽舟準詰之荅曰我黄魔神也公異日當
大用故來護但裸體不敢見準以錦袄投之神即以
袄蔽體而出國老談苑準謫營道唯衣裘繫為相時
所得金笏頭帶當權希時者諷其適禮準拒之曰君
父所賜服之不忘未見禮之失也諷者慙而退
岳武穆飛領兵過茶陵鄉人尹彦德以牛酒謁軍門

犒軍三日飛曰汝當以詩書教其子孫乃親書一經堂三大字遺之彦德如其言子伯正仲正後果登第飛初封武昌縣開國子後子霖漕湖北過武昌吏民設香案具酒牢哭而迎有一嫗尤哀曰相公今不復此來矣霖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在嫗哭曰不善為人為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與婿皆然人以是知武穆之感人者深矣舊志

李南公天中記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鬬者甲

强乙弱各有青赤傷南公召使前自以指揑之曰乙真甲偽也訊之果然葢南方有櫸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横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偽者不硬耳有一村多豪户税不可督所差户長輒逃南公曰然則此村無用户長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名帖於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税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村存户亡每歲户長代納亦不可差南公悉召其村豪右

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曹所典賣耳與汝期一月爲我推究不則汝曹均分趣之及期盡得冒稅之人使各承其稅

夏英公夏竦鎮襄陽遇肆赦各賜帛時胡旦瞽廢在州竦依赦送胡縑十疋胡笑曰傳與舍人何寡聞如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諸儒所觧束帛戔戔之義竦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束脩得十脡即脯十束束帛則卷爲二端五疋表王者有屈

折於隱淪之道也襄陽府志

丁晉公國老談苑丁謂既竄朱崖路由湘潭佛寺飯僧為文以自敘其畧曰補仲山之衮雖曲盡於片心和傅説之羮實難調於衆口

解潛紹興元年鎮撫使知荆南府解潛奏措置荆南歸陜荆門公安五州營田具後軍食仰給省縣之米荆州志

陳規建炎末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倣古屯

田有逃户歸業者收果給之過三年者不受理凡軍工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堡塞其弓兵等半為守禦半為耕種如遇農時則就田作有警則充軍用

舊志

張闓議隆興元年工部尚書張闓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税猶在或遠數百里

追奪以來或民雙丁役其强壯占百姓之田以為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誠是也然臣切謂自去歲以來置耕牛置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其間豈無已墾闢之地豈無廬舍場圃尚可卒業一旦舉而棄之不為勢家所占則是捐十萬緡於無用之地而荆襄之田終不可耕也臣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給之食以半歲為期令踰期矣官不能給

則老弱饑者轉而他之殊失斯民向化之心兼亦有傷國體臣愚以為荆襄之田尚亦有可承之規與其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庶使中原之民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異日望闗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為兩便

襄陽志

謝諫議謝泌居官不妄薦士或得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置所薦雖少無不顯者咸平閒泌知

襄州日張逸知鄧城以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漢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謡或載酒邀張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薦也襄陽志

張詠國老談苑詠鎮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為人所割詠詰之爾於鄉仵誰氏最隙訴者曰有甲氏嘗貸粟於某家不遂搆怨之深詠遽遣去戒云至家徑解其牛貸之父老如教翌日有百姓訴殺牛者詠謂之曰爾割某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反致訟耶其人遂

伏罪

李西樞宋敏求退朝録憲成爲知制誥尚衣緋出守荆南召爲學士閤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緋衣乃並賜三品服

王立天聖初爲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蠻利得賜物每歲求入貢者甚衆所過煩擾爲公私患立奏令以貢物輸施州遣還溪洞又城施州通雲安軍道以運鹽朝廷嘉之舊志

邊鎬南唐書鎬不知何許人事烈祖累遷通事舍人保大初率洪州屯兵赴建泉汀漳等州八年馬希萼入潭州命鎬以州兵如界上覘楚遂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希萼希崇相繼送欵鎬盡遷馬氏之族歸於金陵以功拜湖南節度使鎬性柔懦御下無法初平建州民所赴獲惟以全活為務閩人徳之號邊羅漢及赴湘潭市不易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既而政出多門荏苒無斷惟事僧佛人皆失望遂號為邊和

尚

羅狀元宣和間平江羅孝芬居側有大柹樹雷折之火燎其文成羅狀元字下有三點人莫能測明年孝芬舉甲科第三始悟其兆岳州志

辛中丞辛人膺紹興中為湖南提刑舟至武昌大將岳侯於江亭迎謁辛見之即以明日具食既宴延辛入小閣執手曰前夕夢為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勘鷩寤而津吏報君至他日飛或不幸下

獄頗公救護之後數年飛故部王貴迎時相意告其謀叛繫大理獄新除御史中丞何鑄治其事方悟前夢乃新中丞也江夏志

張棋之江陵人政和中夢白衣人拜於床下旋入於池命僕掘其處得大銀二十錠一一花書之藏諸篋笥他日復夢來别云欲往長沙助趙官人造宅旦發笥果空矣遂往長沙訪之善化縣旁有趙宅方與工創大第張乃謁之謂趙曰君家治地時於土中獲何

物趙云得白金千兩張乃話前夢以他銀相易攜歸寘於床足入夜常聞泣聲後不知所之荆州志

楊大方夷堅志大方岳州人好學負氣紹熙中赴漕臺試於江陵道中過一廟衣冠入謁擲桊問孟珓咨決得失神不許時已被酒遂取珓毀之控惡部判官鬚大聲叱責引足蹴仆之乃去纔出門悶蹶移時起謂僕曰酒之累人如此吾適入廟實為過侮被二卒追詣庭下神詰責甚峻賴善部力為分解曰此子為

一醉所誤未宜寘之重罰就令充兜部使神首肯我必不免索紙作家書授僕投筆而逝

王翊東坡志林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為人所毆傷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為獵人所得翊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二月有村婦過林中見一桃熟而絶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硫黄一

塊如桃仁吞之甚甘美自是斷暈肉齋居一室

滑世昌鄂州都統司醫官居於南草市家貲積萬會歲荒疫自捐錢藥救療淳熙中夢客來訪車從甚都云此市明日有非常災君家亦當隨此厄君平日多所濟活神特赦之其妻夢亦如此至日大風夜半火作滑居灰燼忽有壯夫數十輩著紫衫執篙十乘烈火邉驅家人登之舁至野徑俄風雪大作人篙不見一家皆存又於爐中得三十餘金遂免凍餒舊志

高宰荆南有妖巫挾幻術禍福人郡縣莫敢問吳興高杲為江陵宰欲杖之大吏泣諫恐罹奇禍高愈怒卒杖之巫嬉笑而出頃之高面漸浮滿遽詰巫所居巫出迎高命縛之柱亂箠之凡神像經文悉焚之搜得小笥函裹木人又碎之巫無完膚高面漸平執之還白於大吏曰某不惜一身為邦人除害矣大吏命投之江 荆州志

永興倅桐陰舊話職方諱繹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

為永興倅有富家子悦娼女柳約為夫婦而父母强為子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既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醇儒不信曰世顧有是耶職方固請鞫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書其妻名氏生時與呪詛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

德安總轄宋龎元英談藪德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絶無蹤跡一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猢猻者試往脅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嗢掌中如其言

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伏乃令猢猻由天窗中入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

毛憲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吕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舊志

劉次卿荆楚歲時記江夏劉次卿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入市衆鬼悉避劉問書生曰子有何術以至於

此書生言我本無術出之日家師以一丸藥絳囊裹之令以繫臂防惡氣耳於是劉就書生借此藥至所見鬼處諸鬼悉走其方用武都雄黄丹散二兩蠟和令調如彈丸正月旦令男左女右帶之

樊尚璟段然記江夏令樊尚璟諸生時夢神人赭袍異相語之曰吾洞庭水神也君異時成進士必牧余土後筮仕江夏值邑人肇建柳毅廟因割金以助入廟瞻拜神像宛如夢對或云神語終身事甚悉秘而

不宣

汪安行安行以武陵郡丞攝守澧陽移攝巴陵歸任道由安鄉阻風五日禱於黄山祠夢烏巾紫襴者來謁云詰朝可行矣𢍰日吾邦使君也敢不告既寤風果息解維去秩滿還朝遂得澧守紹興改元乃書其事於廟岳州志

黄可久嘗避暑黄鶴樓夜卧初醒江月照樓中見兩道人弈一道人旁觀碁子大如礫樓空子落其聲砰

砰然私念夜來登樓時守者已鎖門去道人何自入且狀貌殊異急起披衣就之將近遽不見又嘗夜渡陽邏風起舟覆身沉至底一黑丈夫長及天以手托之置覆舟底上先有漁者夢冠袍人從鏡匣中起伺之江干見可久坐風浪中拏舟救之舊志

蘄謝童子相傳宋時人少選愞十歲不能言父母怪之多苦焉令牧牛一日作牧牛謡云可若何遠遠騎牛下淺坡長笛一聲鳴也清歌一曲無多後遂能言

神益清朗並能書與詩然不傳所傳者僅此舊志

江陵姚子姚為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荆州志

廬山子述異記益陽曾欽掄家小廬山下遂號廬山子為人嚴毅正直樂善好施既歿之八年其子德泗病篤一日忽强起衣冠出大門揖云大人幸臨入門作揖馬狀升堂設上座呼家人羅拜設酒食聽泗問答隱隱若欽掄對語尋云大人賜我藥取碗注水作調和狀飲訖碎碗於地藥氣達於戶牖日暮送出大

門深揖別還就寢氣絶移時乃甦云大人示我某日愈果驗里中傳以為奇

蔣彬黄梅人生五歲不言一日有戲是兒癡者忽應聲曰如君喋喋不如我默默一座皆驚舊通志

胡繼宗廣濟人有廒數十間貯穀每歲不登設食待遠糴者而貸其息錢忽廒内一黄物似蛇鱗角四足長數尺以穀為窠其家祭之日飼一粥土人呼為穀龍又阮思槐竭困賑饑後飛粟來集倉皆滿舊通志

周應嵩麻城進士性喜施予父歿以所易田產還其主者無筭一日置數十金於篋爲同塾友盜去家僮私啟友所緘金在焉乃囑緘如故置其處終身不言舊通志

黄梅劉玨年百二十一歲蘄水陳觀峯有隱德壽百歲妻周氏百有二歲俱載縣志

黄梅洪度精書法一日洪濤浮敝篋發之得宋僧道肯集篆金剛經字久磨滅乃精思七晝夜重臨刻佈宗

伯董玄宰學士陳居一何象岡倭木庵釋以小楷摹勒上石藏燕京摩訶庵舊通志

孝感黃在中好黄老為羽士歲戊午十二月壽百歲忽有黑兎至伏於堂右衆賔驚異在中曰我生年月日時俱卯屬兎也又三年乃卒邑志

舉人胡基讀書白雉山中有僧大海持籃來見基下拜呼師凡云師授記若逢籃繫斷大治遇胡基今果斷也與居久之能知基意向及其家事皆豫以告夜

坐墓間頗致天神及諸鬼物因謂基宜從我尋舊盟
毋絆迷津苦海又負韋馱丐基莊嚴像重數百觔僧
去來僅兩時許後基於某庵見之則在數百里外也
基欲為作庵平等山僧曰此非吾地後二十年有海
外高僧來主之見基無去意乃與期後會日時忽行
不見至期基病甚遲僧不來竟以其時卒舊通志
吳徹字文通江夏人雅善吟咏家貧落魄好奇節元
末陳友諒置諸親密呼為先生遣偵明太祖為所獲

釋其縛問曰汝能詩爲我賦天閑百馬圖徹應聲曰
問渠何日渡江來百騎如雲疊鼓催九十九中皆汗
血當頭一個是龍媒太祖擊節然憾其爲友諒用刺
詭譎秀才四字於面遣還友諒醜之徹掉小舟遁去
後太祖攻武昌將屠之徹忽求見復命題西山夜雨
詩應聲曰莫厭西山夜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風
肯與周郎便直上金陵奏凱歌太祖領之遂班師還
建康後屢下詔物色之徹曰吾面目可憎竟辭不出

夏忠靖仰山脞録夏忠靖原吉先世德興人大父以官寓湖河遂家湘陰母夢三閭大夫入其室已而生原吉德量汪洋人莫測其際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書吉姓於座右以自警少忘之性如舊嘆曰夏公真不可及也或問公量可學乎吉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

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使無主矣及卒贈太師

董熙廣濟人初為掾給事縣庭好春秋學每就寓曹

治之夜分不輟令得其故驚愕給筆札試之曰不凡

之器也牘薦為諸生後以春秋入南雍舉永樂癸卯

鄉試第五名署諭安福即以春秋傳授諸生稱名江

右舊通志

范理先進遺風楊文定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

京邸溥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其子曰道出江陵其

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侍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溥默識之即薦陞德安知府甚有惠政再擢為貴州左布政或勸理當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為逮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云衡陽大耋衡民姜茂富者生於正統間至嘉靖二十八年一百四歲矣郡守蔡汝楠召見之賚以粟帛題額旌曰禮養高年司理舒化賜以杖銘曰履吉而康後二年乃卒舊通志

劉餘慶江夏人景泰癸酉鄉試第一天順復辟特選二十八人入朝餘慶與焉其夜上夢二十八宿入見盡授御史舊通志

李西涯東陽入閣年久當武宗朝不能諌正有投匿名詩云文章聲價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巳西回首湘江春水緑鷓鴣啼罷子規啼末句諷以鳥語行不得也不如歸去後竟因詩告歸舊通志

徐鈺與凡鉞同登弘治庚戌進士年僅弱冠使交趾

烹狸以獻鈺舉箸取兩目啖之文人畏服舊通志

甯均黃州師巫正德間在飛喪崖見一鼠盤旋道上忽入地穴其下得銅印一鈕上篆扶蠻王印用署符呪能呼風雷後柄損遂不驗舊通志

錢定黃陂人世宗在藩邸侍講讀一日忽問曰昨夢髮白作何兆定曰王上添白其吉可知世宗默喜及繼統徵至京授官不就乃賜金帛冠服親書御扇扁其門曰天下一人師舊通志

呂禧黄岡人總角作烈女旨酒二賦奇字盈幅時人莫識也惟王太史雅欽見而奇之呼為國器舉嘉靖辛夘鄉試除丹棱令楊太史用修為序其蜀稿舊通志

唐時舉咸寧人父毓明絶有子三獨器重舉分産罄與昆季謂舉曰汝不藉此也適有穀數鍾曝階下舉方負暄讀書為羣豕食盡不顧妻怒毁其書舉笑曰奈何為五斗米棄我千鍾粟乎天下名義果非婦人

所知也尋登嘉靖丁未進士舊通志

彭信古字龍陽麻城人幼同季弟遵古從伯兄好古學皆嗜讀書而信古獨勇擴山有祟常魅人信古力叱之聲如山頽詰旦往視則一白狼斃巖下然每試輒鈍及以巳文予其弟仍擢首乃慨然廢書以武籍登進士而伯季皆第春官時人稱為三陽以其字熙陽龍陽丹陽也舊通志

夏鼎字銘章通判相儒子孝感人有異才為諸生不

第棄去中萬歷丙午武科尋以足疾杜門著述凡數十卷尤精韻學邑志

胡國棟字枳棱御史其俊子孝感人初名應振以明經當授司訓有請纓志遂棄去更名如龍中武科授河南汝州千總又以不合上官去更今名復成武進士授大河衛守備以疾卒棟力强貌偉弓矢劍擊無不絶倫嘗與人角技令承丸於頂挾彈背擊之百不失一羣盜畏其名無敢犯者邑志

程之試黃岡人萬歷已酉鄉舉歷官開封同知理河務有濬築功河神舊祀金龍大王忽有詭稱黃大王者觸之譴責立至羣肖像奉之總河命試往驗試以繩縲像頸拉仆之投其廟而神不靈後以父春秋高乞歸舊通志

廣濟陳王化有孝行萬歷乙卯歲苦疫闔門俱困母卒不食三日夜感神謂曰吾憐子為子斧斷疫且起視斧入門寸許患者悉痊舊通志

孫煜天啟丁卯文學館於蘭溪歐氏忽有頭陀入齋云孫郎何久戀人間三山有辛草服之可以免刼宜偕吾去煜辭焉頭陀竟洩之走歐氏爭挽不得其行如飛久之惟見高巖幽澗古樹雜花如織煜思家大痛頭陀曰世緣未斷可瞑目勿視少頃已在黄郊柯山矣舊通志

王中軍名上庸四川人懐宗十六年由武進士授上湖南兵廵道中軍值張獻忠寇至石磯站部卒鳥散

上庸大呼獨挾佛郎機擊賊殺數十人賊大至火藥盡猶舉鐵礟奮擊力竭死之後人於其死處每聞金鐵聲舊通志

梅啟南廣濟諸生懷宗辛巳歲大祲江北人相食啟南與陳伯順等議施賑夜夢天神謂曰人民大難施粥可濟啟南許施粥十日神微笑次夜復夢如故且云事已聞諸上帝矣明日縣令議賑啟南輸穀助之舊通志

劉岱嶽沱川步民兄弟三人皆為伍伯緝盜江湖懐宗時獲盜魁以賄重而縱之囊金歸設大籧篨中堂几上寘金滿内陳牲爇楮家人無小大盡歡忭忽籧篨火起三人愕然退立金從火光中作紫蜺破屋瓦徑去無錙銖存者舊通志

馬炳然正統間宰嘉魚羣盜劫藏去而欽召報適至以盜不得阻行始盜入馬於暗處稽其數三十人有長而髯者魁也因密屬捕者懸賞罰期必得會陽邏

鎮渡江人數內一髯人正如盜狀遂縛以聞虐訊皆誣服馬始就道後豫章獲盜稱贓出嘉魚移文楚臬守以是罷囚皆死屬獄中正德間馬建中丞節過楚入閩楚正戒嚴以劇盜劉六劉七等且至馬與楚藩臬爭禮出遇盜陽邏磔其屍搶其處子家屬死者三十人人謂寃報時郡守余貴不忍大臣女辱賊即索千金具牒屬青衿方勇等往贖女追及於潯江其帥趙風子受金還女曰以克爾郡犒軍錢厚貽而遣之

余具車馬以四老嫗護女送還蜀郡黄岡志

渠油黄州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每作油乘熱益便溺幾三之一因是獲息頗博其子忽告母曰爺身畔常有獄子把柳棒隨後他人無所睹父固莫信又曰我將死母亦不免未幾子母繼亡渠遂感疾如受考掠狀家貲索然經歲而殞舊通志

閭丘十五黄岡村民富積米穀每幸凶年即閉廩騰價細民苦之既老且病不復能飲食獨食羊矢家人

憐痛刻木為模置粉餌如羊矢狀使食之入手即投於地須真矢乃肯咽之歷數月方死舊通志

屈姊離騷注女須屈原姊也楚人謂女曰須袁山松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寛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姊歸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

司馬徽妻別傳司馬徽有人倫鑒識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

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

華容女干寶搜神記漢建安初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有大喪言語過差縣尹以為妖繫獄百餘日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日即遣馬吏驗視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曹操平荆州以涿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

史

韓康伯母世說韓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甥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殷撫尸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木蘭明一統志黄陂縣木蘭山下有忠烈廟廟後有冢相傳爲木蘭將軍葢朱氏女代父西征者其說見於古樂府然不著何代人獨詩中有可汗語知其世

非晉即隋唐也又文苑英華載木蘭歌注云郭茂倩樂府不知名韋元甫續附入其歌曰唧唧何力力木蘭當户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娘去暮宿黄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黄河流水鳴濺濺

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渡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勲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欲與木蘭官不用尚書郎願得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牕理雲鬢挂鏡帖

花黄出門看火伴火伴驚忙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兎脚撲朔雌兎眼迷離雙兎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岐陽公主唐杜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牧澧陽宏辭李宣古數陪宴飲戲謔侮慢悰不能容使辱之公主出而救之云尚書不念諸子學文待士如此那得平陽之譽遣易衣而起中坐岐陽請為詩冀彌縫也宣古詩云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朶桃亂簇夜深

拋耍令舞來接去使人勞悰賞之後悰二子喬體儒林相繼登第人謂非其母不能成其子也舊通志

鬻鹽媪鄂州李媪居南草市無子鬻鹽自給淳熙中市大火屋廬殆盡媪室獨存門外鹽兩席凡所挂藁荐無少損郡守趙善俊詰之對曰無所長但每日所貨來買一斤以十八兩與之所憑以活殘年者一秤而已舊通志

營道婦營道縣村婦養姑二十年孝謹姑因食婦所

進肉而死鄰人有小憾訴其置毒縣牒尉薛人圭往驗婦不能解願即死薛疑之反復招質婦曰每得肉魚寘廚中柱穴薛詰其居視柱劈之蜈蚣無數集其中具以白縣乃釋舊通志

兖婦阿毛熙寧丙辰四月二十六日襄州通衢一死婦阿毛其夫楊金配隸房陵既死詣州請陳願負夫骨歸葬故鄉遭時大疫遂斃於道舊通志

秦氏衡陽少婦秦氏孀居有姿姑欲嫁之不聽鄰惡

少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間因計毒其姑佯爲助喪求與婦合婦怒擲石中之因計婦有所私爲姑所禁置鴆焉陷於辟有鄞人管思易者以恤刑至疑之夜夢老婦牽二馬泣訴曰馬實殺我徧求馬姓者不得視鄰右爲馮小二忽悟遽呼訊之立承婦得釋

舊通志

韓希孟兩山墨談韓嫁爲賈尚書子瓊婦元兵破岳州韓被掠以衣帛書一詩自投於江而死長興州判

官沈思安嘗託劉元履者丐趙松雪為書其詩元履

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為我求書庶因大人

君子之筆發攄幽憤松雪聞而異之乃為之寫一通

歸之於沈

雷母高世泰雷母傳石首王珠琦丁元末紅巾之亂

家族盡罹賊禍子然一身奔走於澧之間逐獵為

生獲一田犬一頭九耳奇而畜之每出獵一耳動則

獲禽獸一倍兩耳動則獲禽獸二倍三耳四耳動則

所獲如動數五六七八耳動者所獲盈庖無算至九耳齊動則逐獸歷年從未一見俄一日九耳皆動心竊喜遂馳入山竟日無所獲悵然而返經石塢犬徑奔其中見一石大如斗為之迴環狂吠尾爪搔揺起伏僕僕始則石上蘚苔搔之成痕久之爪跡深没石中琦謂必奇珍負歸置神几間一夕風雨疾作迅雷入室破其石一乳女在中呱呱而泣始以為不祥欲棄之又不敢棄也鄉里觀者如堵遂聞之官官知為

神物令哺之言笑飲食無異尋常家處子鄰人以其
怪異莫肯與之議婚及笄琦遂配焉字曰雷氏温惠
淑慎賢德内助若素嫺於師氏之訓者後生子三俱
鄉薦孫四俱登甲第至今屢葉相傳孫子繩繩號為
雷毋其九世孫敬軒憶祖詩曰禍慘紅巾十八門春
風何意有兒孫澧陽夼命吾髙祖竒媾當年裕後昆
鄂州民謡宋史開禧二年鄂州民謡塞上將軍少城
南從事多宣威不可問恢復竟如何時權臣開邉鄂

爲宣撫使置司多辟親故幕賓聚城南爲酣縱云

紅巾賊元至正間羅田徐壽輝與麻城鄒普勝等倡妖術聚衆反以紅巾爲號黄州志

歐普祥黄岡人歳辛卯從徐壽輝以燒香起兵爲元帥稱爲歐道人壬辰二月引兵掠江西諸郡縣攻袁州焚室廬掠人民以去仍遣别將守之既而分宜人彭繼凱與元帥别速堅同起義兵復袁州普祥怒團結營寨癸巳二月復攻袁州速堅與萬户寳同等堅

守城中民困食盡死者相枕藉十二月城陷普祥遂據之分兵陷吉之安福瑞之高安諸縣與元兵屢戰獲勝壽輝加普祥左丞大司徒袁國公庚子歲陳友諒殺壽輝徵兵於普祥不應壬寅明師克江西普祥令其子文廣納欵歸附厚賜之命普祥仍以本部軍馬守袁州舊通志

蘄州盜徐正先是瀏陽有彭和尚能為偈頌勸人常念佛遇夜燃大炬名香念偈拜禮愚民信之其徒遂

衆徐本湖南人姿狀龎厚無他長生平以販布為業往來蘄黄間時遇彭衆欲為亂思得其主一日徐於鹽塘水浴衆見其身上毫光起皆驚異之遂立為帝以蘄春反天下響應東南遂大亂湖廣江西浙江三省城池多陷殺閉蓮臺省於蘄春然資性寛縱權在羣下擁空名耳後其臣偽漢陳友諒率兵攻臺謀奪位遂死采石舊通志

倪文俊號蠻子聚衆為亂倪世業漁居黄陂其生之

夕母夢有白虎入室及徐壽輝僭號倪爲偽相每戰克捷所至殺害無厭又據荆鄂潭岳黄蘄澧安陸常德寶慶等處然驕恣不愛下竟爲下所殺前二夕母復夢白虎死遂遇害舊通志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祖千一贅於陳遂冒其姓父普才黄蓬漁子也友諒膂力過人嫺於武藝嘗爲縣吏不樂會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爲文俊簿書掾尋亦統兵爲元帥襲殺文俊遂并其

軍自稱平章至元戊戌陷安慶龍興瑞州等路徐壽輝聞其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不從壽輝引兵發漢陽下江州友諒陽出迎伏兵於城西盡殺壽輝部曲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庚子五月犯龍江明太祖擊破之還至采石弒其主壽輝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明太祖帥舟師討之大破友諒軍友諒奔武昌久之憤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載家屬空國而行兵號六十萬攻洪都明太祖

親總舟師來援戰於彭蠡屢破友諒友諒窮蹙欲由禁江口奔武昌明兵復邀擊之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友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偽帥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逕趨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明兵至理降之江夏志

熊天瑞荆州人初以樂工乘亂聚兵從徐壽輝攻掠江湘間後以陳友諒命陷臨江吉安至贛州凡四閱月下其城友諒以其有功加參政俾守贛州兼統吉

安南詔諸郡辛卯友諒攻江西檄天瑞以兵來援不應及友諒敗死乃佯遣其子元震赴援已而與龍泉彭時中爭萬安地以兵相攻又欲圖取廣東預於南雄造戰艦甲辰春率兵數萬進攻廣州忽天晝大雨如注雷震其檣舟不能進天瑞驚懼仰天祝曰若廣州非予有則天為霽明當即日還師祝已天果霽既歸贛望氣者言將有外兵至可厭之天瑞不信是年夏以兵攻湖南桂陽山寨皆俘獲以歸明師既渡江

天瑞始懼遣元震築壘太壺所為備禦計秋九月明師至贛天瑞閉城拒守常遇春鄧愈浚濠立栅以困之凡五閲月援絶糧盡乃肉袒詣降盡獻其地荆州志

劉千斤不知何許人成化初與石和尚李鬍子後先嘯聚鄖西靖勇將軍朱永兵部尚書白圭奏至詔官軍攻擊大敗之嗣是流民復聚荆襄綿亘千里為梗詔命都御史原傑籌之傑晨夕馳至三省延問逋民

皆願附籍為良疏請從之給田安集於荆襄德鄖四府得男婦八萬五千人遂陞鄖縣為府曰鄖陽統治之立行都司領一衛三所薦文武守臣布列分理舊通志

龔福全不知何許人正德初嘯聚柳桂丁丑春詔三省夾擊之都御史秦金率兵破其寨栅九十擒福全斬其偽總兵劉福興李仁才俘者三千人舊通志

劉六劉七正德四年五月劉六劉七趙風子取道至

團風鎮奪舟入江殺戮甚衆黄州志

龍求兒辰州喈爾山苗與龍母叟龍子賢同姓為婣嘉靖間求兒僭稱苗王南結貴州土獠西誘酉陽諸蠻詔討之起都御史萬鏜會湖貴撫臣撫勦乃率永順保靖官兵攻克喈爾諸山斬級七百七十有奇俘三百有奇辰沅悉平議增官兵控制之舊通志

徐景棠嘉靖二十四年春正月楚世子英燿上弒楚王顯榕先是英燿上烝宫婢通妓女楚王懲以法英

燿惭恚遂與武昌護衛軍餘徐景榮等二十六人歃血為盟謀弒楚王以舉炮揚聲揮手為號執瓜鞭尸長史孫立貪賄與承奉王憲張慶朦朧掩飾巡撫都御史車純巡按御史伊敏生具奏詔會勘英燿斬首西市仍焚棄徐景榮孫立王憲張慶皆論死江夏志

明末寇亂懷宗八年正月有賊數萬寇黄安焚殺甚慘二月初四日賊首曹操闖塌天八大王等率衆萬餘陷羅田知縣梁志仁典史單思仁教諭吳鳳來訓

導盧大受死之志仁妻唐氏亦不屈死九月寇廣濟
敗鎮筸兵遂大肆焚殺知縣黄宏會走匿　十年經
畧熊文燦總兵左良玉招撫張獻忠一丈青等賊於
蘄州荆藩爲之置宴邸中時良玉不主撫議後果有
穀城之叛　十五年七月初三日賊革裏眼率衆萬
餘襲黄安破之十二月二十三日賊張獻忠陷黄梅
墮其城　十六年正月二十日賊革裏眼復入黄安
二十二日陷黄陂傷邑令趙元有縣丞夏統春主簿

辥聞禮皆不屈死之賊設立偽官去士民殺之賊怒復至墮其城是月二十六日蘄州鎮筸兵通賊張獻忠乘夜雪襲城破之殺戮宗室紳衿居民殆盡驅婦女毀拆城垣頓為平地時各營兵俱與賊通鎮筸兵及所弁張國威俱叛入賊營江防道許士奇被執去死於麻城三月初五日獻忠襲蘄水破之焚戮殆盡復驅丁男婦女墮其城　十六年三月十三日遂自蘄水襲破黄州殺戮不可勝計時雨後血流有聲設

杌於清淮門外斷書生掌且剔之擇婦女手足纖小者專使平城挺刃交加生埋紅粉不日而崇墉蕩然四月初六日麻城叛首明承祖洪佑兒迎賊獻忠入其城佑兒李家宰豎也勇悍桀驁因亂號召諸逆僕起洗耳會焚殺主人旬日衆至數千據邑叛至是席捲從賊號新營賊併其衆勢益張無何陷省城新營導之也然承祖等究為獻忠所殺四月二十三日獻忠復入黃州以上黃州志十二三年間流賊混十萬過天

星㴋天星八大王混天星老狪狪闖塌天曹操革裏眼等掠郢東焦山溫峽口一帶彼時因陵寢所在四方援兵雲集有秦夫人阮夫人皆土司女官統猓猓兵若干以象十餘隻為前驅又施州衛月空和尚統僧兵若干又總兵猛如虎與劉孫二璫統京營銃卒若干賀李二家兵若干接踵而至約兵十數萬糜餉需求蹂躪地方尤甚於賊一聞賊至龍泉寺皆魚鳥散去十三年督師楊嗣昌困獻賊於川之巫峽人馬

將盡旦夕受縛獻忠搒死潰圍止三十七騎嗣昌急檄郢鎮錢中選伏兵於荆關要害截殲之中選畏縮不敢進賄王璫以陵寢為辭賊假裝督師差官紿破襄陽戮襄王殺掠幾盡勢復猖獗不可制嗣昌聞報自縊死鍾祥志

郢城之陷懐宗十六年春左帥移師東下掠兩岸船幾盡止於九江夏五月晦日賊張獻忠陷會城先是獻賊為督師楊嗣昌困於瑪瑙山僅以數十騎逸去

紿破襄陽其衆不滿千人乃遁於六安山中踰年始
出陷蘄州蘄水繼陷黄州並以麻城里人叛黨洪明
諸逆及黄屬新附之衆合數萬人其勢益張漸有飲
江之志密遣姦諜徧布城中而楚藩所募護衛新兵
弁領張以敬者黄岡諸生也嘗犯教楚藩督過之因
潛與賊通約為内應獻賊遂從樊口渉江西上故相
賀逢聖聞之親啟楚藩請發鏹犒士卒議守禦楚藩
不以為虞監軍王揚基適奉巡撫江北之命聞寇逼

欲去逢聖涕泣挽之不得二十八日遽揚帆西渡防守鎮算兵亦跳走人心洶洶前三日有發以敬等通賊逆謀者馮生雲路以告逢聖逢聖不決密問壯撫大笑斥爲狂生於是以敬等懼誅謀益急時賊欲徘徊馬橋而城人速之故宵馳二十九日突至攻大東門及巽日未刻大雷雨城上人不能仰視有寒而仆者雨止各巷口有白衣一二人呼曰賊已從其門入矣守者内顧賊乘其瑕遂不守賊入大肆焚殺踞王

宫以竹兜舁楚藩華㙺浮之江進聖聞變入告夫人
危氏先自盡乃投滋陽橋下以死同時致命者有長
史徐學顔諸生馮雲路明濬汪陛延朱華趦等而明
濬一門爲最烈其餘抗節於兵鋒水火名湮没而無
稽者難悉數也賊凡大殺城中三晝夜乃封刃驅男
婦百萬閉於上下兩壇時方暍饑渴已不欲生旋傳
令挺而擠之江浮尸千里相屬水爲腥膩不可汲者
累日而楚宗之幸脱者賊皆懸賞購捕及爲怨家所

擒獻剪男雞尤無遺焉賊乃僭稱西王改武昌為天授府江夏為上江縣設偽官以李時榮為偽巡撫舉人謝鳳洲為偽天授府知府未幾時榮死鳳洲代之並設偽科取士然獻忠每登王座即頭眩又性躁慄常跳擲調弄弓刀不能頃刻息其殘忍禍敗亦有由然也久之左帥乃遣將方國安等恢復賊遂取楚藩金寶掠遺民男女泝江上岳陽長沙等府已而入蜀左帥始至以功封寧南伯尋進封侯開藩鎮楚將佐佩

總兵印者纍纍而江北諸城郭半為李自成有不能取也相傳良玉以敗襄城戴罪立功故以鄂城委賊而後妝之當賊陷鄂時盡以楚府藏鏹數舟遺左又傳前此左之駐鄂也楚人疾之不得已去亦怨楚人有不日城破之語以鄂委賊之二說者必有一焉武昌府志

郢城之陷懷宗壬午十二月廿六日賊衆數十萬於鍾祥石牌作浮梁渡兵廿七夜風大作船盡碎次日

復成之三十日平明偪郢城惟援勦總兵貴州溫如珍先日方至立營未定力戰不勝死傷者衆率麾下數百人衝陣而去癸未元旦賊分兵破陵總兵錢中選巡按李振聲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俱為賊擒五營將卒或殺或降者亡算巳時陷城撫軍朱一鶴留守沈壽崇邑令蕭漢巡按中軍李佳應死之守備王瓚知府王璣降賊守道張鳳翥通判張國運越城潛逸闖賊李自成偽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羅汝才亦

稱偽元帥諸賊目武則有偽權制果威都尉掌旅部總哨總等名文則有偽政府侍郎從事防禦府尹州牧縣尹等名改承天府為揚武州鍾祥志

漢陽寇變壬午冬闖賊李自成決黄河水灌開封乘勝南下寧南侯左良玉敗走癸未四月十六日賊遣其黨白旺由德安突至漢陽官民聞風宵遁賊駐三日拔營去五月二十九日獻賊陷會城漢陽又為獻賊所據設偽官以沈會霖為知府燕厥中為漢陽縣

知縣會霖孝感人先時陷賊彌歲以計得出壬午領鄉薦與賊謀臣潘獨鰲有舊獨鰲潛來致賀事洩言於當事燬之城破會霖有老母不及遠避賊質其母使守漢陽會霖與同年丁之鴻謀又以計脫其母去厥中邑無賴子也率先迎賊得授偽職倚賊勢以恫喝不如意者會霖去賊更命彭永觀來厥中益無忌邑人受其荼毒九月監軍道章曠同貢生鄭古愛泣請左良玉遣總兵方國安恢復武漢賊遁岳陽獲偽

官彭永觀彭永伺燕厥中甘六席仲瑛等誅之乙酉
左良玉稱兵東下部將惠登相張星壁駐漢陽亦焚
掠而去餘賊復陷漢陽漢川其時既無統帥惟肆殘
戮辛
王師追勦賊始解散五月總督佟養和鎮武昌下令安
輯民遂復業
左兵之變左帥屢與闖帥白旺戰漘沔間不勝其子
夢庚有他意乃以誅馬士英爲名反於武昌縱兵沿

江大掠而東左帥不能制行至九江恚死武昌府志

洞庭湖石刻宋類苑往年有人於洞庭湖中得一石

刻詩云鮫室團青草龍堆隱白沙護江蟠古木迎棹

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古疊底處

上仙槎或持問諸作者云此老杜詩也近有管城士

大夫家藏唐本題杜美一卷皆子美詩其中一首云

惠二還東溪因至一送惠子白駒瘦歸期惟病身黃

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

門了無事黄綺未稱臣今子美集中所無

杜甫和詩唐詞客李節過耒江弔子美詩云耒陽浦

口繫扁舟紅蓼洲頭宿白鷗半夜青燈千里客數聲

寒雁一天秋蛩吟陽岸情如訴斗柄横江勢若流惆

悵杜陵老詩伯斷碑古木遶荒丘焚之祠前是夜夢

子美於沙隄和詩有若遇故鄉王永日便將清淚灑

荒丘之句王永日子美故人也 衡州志

裴迪詩竟陵縣西塔寺有陸羽茶泉裴迪詩云竟陵

西塔寺蹤跡尚空虛不獨支公住曾經陸羽居草堂荒產蛤茶井冷生魚一汲清泠水高風味有餘迪與王維同時其詩自輞川倡和外無傳此詩安陸府志

衡山詩樵南岳志衡山五峯下有樵夫能詩嘗有廣州幕府夜聞舟中吟曰野鶴灘前一棹孤月光遥接洞庭湖堪憎迴鴈峯頭過望斷家山一字無問之乃樵夫所自作也

蠻語世説郝隆為桓温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曾作詩

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荆州記盛弘之荆州記載鹿門事云龎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猨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嘗若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

段讀之使人神遊八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杜子美云朝發白帝暮江陵皆用盛弘之語也

鶴南飛曲蘇文忠集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使人問之即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鶴南飛曲以獻奏曲嘹唳有穿雲裂石之聲

何潘著名唐何晦撫言何涓爲瀟湘賦天下傳之同時潘緯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

岳陽樓詩楊慎丹鉛録余昔過岳陽樓見一詩云樓上元龍氣不除湖中范蠡意何如西風萬里一黄鵠秋水半江雙白魚鼓瑟至今悲二女沈沙何處弔三閭朗吟仙子無人識騎鶴吹簫上碧虚乃視其姓名則元人張翔字雄飛作不知何地人也

雙忠詩葉忠節映榴過湯陰謁鄂王廟題詩云百戰英雄骨東窻笑語中繡旗恩未斷丸蠟間先通鐵像行人礫王封史筆公我來瞻廟貌灑淚拜孤忠蓋報國丹心已見於此矣詩刻忠節祠中後武昌糧道王承烈次韻云山斗欽山斗流連語句中貞魂詞已現碧血兆先通今古惟吾道乾坤此數公時雍私後起

俯仰感雙忠採補

衣帶詩明季沅陵縣城南杜女名小英被流賊擄至

小孤山投水死逆流而上直至洞庭有詩十絶繫於衣帶今傳二首云當年畫閣惜如珍何事牽衣入水濱寄語雙親休睠戀入江猶是女兒身生平貟節欲留題身入狂瀾數不齊河伯有心憐薄命東流直送洞庭西 沅陵志

湖廣通志卷一百二十